

孟子

孟子卷第一

趙氏注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僭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資禮若弟子之問師

梁惠王曰梁惠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解也史長老之綸去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爲寡人與利除害也

孟子曰

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孟子 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子/(東漢)趙岐等注. —北京:中華書局,1998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ISBN 7-101-01870-X

I. 孟… II. 趙… III. ①孟子-注釋②孟子-哲學 IV. B22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1201 號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

孟 子

(全二冊)

[東漢]趙 岐等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¹/₁₆ • 76 印張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冊 定價:176.00 元

ISBN 7-101-01870-X/B • 298

前言

孟子名軻，戰國時鄒人（今山東鄒城市），大約生於公元前三八五年前後，卒於公元前三〇〇年前後。孟子是戰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繼承並發展了孔子思想，成為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有權威的代表人物。在封建社會中，孟子被推崇為僅次於孔子的第二位聖人，號稱「亞聖」。

《孟子》一書是研究孟子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從漢代開始，研究《孟子》、為之注疏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宋神宗熙寧年間《孟子》被尊奉為經書之後，注疏者更是日見其衆。在數以千計的《孟子》研究著作中，受到人們一致贊譽的主要有三種，即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另外，宋孫奭的《孟子注疏》和清代宋翔鳳的《孟子趙注補正》也是較有影響的注本。下面分別略作介紹：

《孟子》成書之後，最初是作為諸子之書流傳的。至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孟子一派的儒生也慘遭橫禍，但《孟子》書卻沒受到什麼損害，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趙岐說：「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孟子題辭》）到了西漢時代，《孟子》的地位稍有提高。漢文帝時曾一度

把《孟子》立於學官，設置博士，稱為傳記博士。傳記是經書的附庸，在古籍中其地位列於經、子之間。可見《孟子》在西漢初年的地位比之秦代有所提高。漢武帝即位之後，由於實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政策，祇立五經博士而廢置傳記博士。《孟子》於是乎又從傳記退回到諸子地位，終兩漢之世也沒有什麼變化。由於《孟子》在漢代基本上是作為諸子之書流傳的，所以研治《孟子》的人數不多，不象經書那樣熱門。兩漢研治《孟子》的著作見於著錄的，計有揚雄《孟子注》、程曾《孟子章句》、鄭玄《孟子注》、高誘《孟子章句》、劉熙《孟子注》和趙岐《孟子章句》凡六家。至今，除趙岐《章句》外，其餘幾種皆已散佚，祇有在清代的輯佚書中纔能窺見一些殘缺的片段。

趙岐《孟子章句》是漢代《孟子》研究之碩果僅存者，也是完璧流傳至今的最早一部《孟子》注本，因此它是研究漢代孟子學的唯一可靠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趙岐（一〇八——二〇一），字邠卿，東漢末年京兆長陵人，最初名嘉字臺卿，後因避難而改名字。趙岐與當時中常侍唐衡之兄京兆虎牙都尉唐瑗有矛盾。延熹元年，唐瑗任京兆尹，趙岐乃其治下之民，於是避禍出逃。唐瑗果然逮捕了趙岐的家屬宗親，陷以重法，全部殺掉。趙岐出逃後，隱姓埋名，四海為家。在北海郡賣餅為生時，遇到一位叫孫賓石的人，二人交了朋友，並把趙岐帶回家藏於復壁之中。唐瑗死後，趙岐纔又回到京師。

爲官。相傳他的《孟子章句》就是在流亡期間完成的。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刊記序》評論《孟子章句》說：「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訓詁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籍是可推。」《四庫總目提要》也評論說：「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辟荒蕪，俾後來得循其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總起來看，這兩家的評論大致還是符合實際、較爲允當的。

趙岐注的最大優點，是在名物訓詁方面保存了不少古義，注釋大體上也較爲精到。大概因爲趙岐離戰國時代較近，對古代的成語、習語較爲熟悉。後世的注家，因時代久遠，對一些古代的常用語較爲生疏，因此往往容易望文生義，產生誤解。例如《梁惠王上》：「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折枝」一詞在古代是指按摩、搔癢等一些解除身體疲乏的動作，因此趙岐說：「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罷枝，即疲肢。趙注準確地解釋了「折枝」的含義。但唐人陸善經不明「折枝」的古義，解釋成「折草木之枝」。表面上看起來陸說似乎很通俗，而實際上是望文生義。朱熹也不懂「折枝」之義，所以襲用了陸善經的錯誤。又清趙佑《四書溫故錄》說：「《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罄折腰枝，猶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釋成彎腰拜揖，也是因不明古義而出現的望文生義。由此可見，趙岐注在保存古義方面功勞匪淺。如果趙注佚失，僅有陸善經注流

傳，則探究此類詞匯的本義就會困難得多。

趙岐注的另一個優點是，用力勤苦，非常認真，能在别人不甚注意的地方挖掘《孟子》的深意。這一優點與趙岐對孟子熱愛和尊重是分不開的。趙岐在《題辭》中評價《孟子》說：「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透過這些贊美之辭，不難看出趙岐對孟子的熱愛。正因為如此，他的注釋就顯得格外用心、格外細致。與別的注本相比，往往可以從一字一義的細微差別中看出趙岐的體會之深。例如《孟子》首篇首章第三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很多研究者都認為孟子這裏表達了重仁義而輕功利的思想。趙岐却另有心得，他說：「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這裏，趙岐用「何必以利爲名」來解釋「何必曰利」，在原話上增加了一個「名」字。他認為，孟子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利，而是反對以利爲名號；不是不可以言利，而是不能整天把利挂在嘴邊。這個頗有獨到見解的說法，並非趙岐隨心所欲的亂說。《告子下》記載宋牼將要到楚國去規勸秦楚罷兵一事，其中一段是：孟子曰：「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號」就是名。所謂「號不可」，就是以利爲名號不行。這裏，孟子明確表示了反對宋慤以利爲名號的做法。可見趙岐對「何必曰利」的解釋有充分的原文根據。由此例可以看出，趙岐注《孟子》的確用功很深，頗傾注了一番心血，所以往往能做出一些獨到而精闢的解釋。

趙岐《孟子章句》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績，即把《孟子》各章分出了章次，並在每一章之後作了「章旨」，來概括全章大意，分析全章思想，讀起來篇目清晰，井井有條。這是趙岐獨到的體例，甚便讀者，功勞匪淺。

趙岐注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缺點。首先是對孟子的哲學思想所知甚淺，凡遇到哲學思想的論述或較爲抽象的命題，趙岐的注釋就往往顯得迂腐，言不達意，讀來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例如《盡心上》：「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趙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這裏，「形」泛指人的形體，「色」泛指人的容貌，與尊卑、美丑、男女都毫無關係。《孟子》這一段是講述性善論的觀點，意思是，人的形體容貌是天性的表現，祇有能盡人之性的聖人纔能把人的天性體現在形體上。如果按照趙岐的解釋來理解，則會把人們引入歧途。

除哲學思想的解釋外，趙岐的某些名物訓詁也頗有可議之處。如《萬章上》：「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趙注：「癰疽，癰疽之醫也。」這裏的「癰疽」不是醫生，而是人名，即雍渠，古音同，可假借。《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可證。又如《告子下》：「孫叔敖舉於海。」趙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這裏的「海」泛指邊陲荒遠之地，非指海濱。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海，凡地大物博者皆得謂之海。」古籍中常常用東海、北海、南海等概念代表邊遠之地。如《荀子》：「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旌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這裏的海即指邊陲荒遠之地。據《荀子》、《呂氏春秋》、《史記》、《說苑》等書的記載，孫叔敖是「期思之鄙人」，楚莊王是從期思提拔他爲令尹的。期思即今河南固始縣西北，古爲楚國的邊邑，因此《孟子》說「孫叔敖舉於海」，實際上與海濱毫無關係。像這種望文生義的解釋，在趙注中雖不多見，沒有從總體上影響其質量，但也不能不說是個缺憾。阮元說他的學問比馬融、鄭玄、許慎、服虔「諸儒稍爲固陋」，並非有意貶低他。盡管趙岐注瑕瑜互見，但因爲這是流傳至今的最早一部注本，資料價值彌足珍貴，仍然可以稱得上是孟子學中的一部名著。

此書刻本甚多，流傳至今的較早刻本有北宋蜀刻大字本，較為常見的版本有《十三經古注》本、《四部叢刊》本、《續古逸叢書》本、《四部備要》本和《微波榭叢書》本。這次影印是以《四部叢刊》影印宋本為底本。

趙岐注問世之後，一直作為子部儒家類的著作流傳，《隋志》、《唐志》中均有著錄。至北宋末年，《孟子》被列為經書後，始有為趙岐注所作的疏解出現，這就是題名為孫奭的《孟子注疏》。

孫奭，字宗古，北宋初年博平人。他經歷了太宗、真宗、仁宗等幾個朝代。太宗端拱年間九經及第，累至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後贈左僕射，謚號宣。

《孟子注疏》是見於著錄的北宋第一部《孟子》注本，也是最早列於學官的《孟子》注本。《孟子注疏》亦署為《孟子正義》，與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同名異書。此書雖題名為孫奭所作，但據前人考證，是假托孫奭之名的偽作。朱熹說：「《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朱子語類》卷十九）《四庫總目提要》說：「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楚、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余嘉

錫《四庫提要辨證》對《孟子注疏》之偽有更爲詳盡的考證。其說曰：「自來論《孟子疏》者，皆祇據《朱子語類》，知其出於邵武士人而已，不知其人之姓名也。獨朱緒曾《開有益齋經說》卷二引呂南公《灌園集》云『出自閩人徐生』。余因求《灌園集》讀之，其卷十七《雜著》內果有《讀孟子疏》一篇，略云：『學者之於《孟子》，能言則以誦，能問則以疑，及其老也，則有所苦焉，此世之所不能無也。自趙臺卿作傳，其後既專行，然望其遂盡而無苦，果然其未然也。往者士大夫，往往善得其所未至，且糾其疏謬，然而必以逐趙於學亦未之能完。閩老生徐某，老於道德之學，於此書用功良深。今其稅駕在郭，余偕諸君相與叩觀其說，以庶幾無深約之苦，而心得以明，何善如之！故嘗爲諸君道此，諸君倘不以余言爲否，幸書之名以見復焉。』詳其文內，惟言徐某於是書用功良深，未嘗明言書爲徐某所作。且其題作《讀孟子疏》者，疑當以『讀孟子』三字作一句讀，『疏』字單讀，蓋讀《孟子》之時作此文以示門人，使各書其名於後，以往聽講。『疏』乃書疏之疏，非注疏之疏也。然考宋時徐姓爲孟子學者，惟有徐積作《嗣孟》一篇，徐時動作《孟子說》四十卷，徐存作《孟子解》。積爲楚州山陽人，時動豐城人，存江山人，皆非閩人。時動及存之時代，又皆在南公之後，則南公所稱徐某者，非此數人也。朱子謂疏邵武士人所作，而邵武正是閩地，士人及老生，又皆讀書而仕宦不達之稱，則朱緒曾謂即南公所言之閩老生徐某，亦非無故，是真昔人所

未知也。」從以上諸說可知，《孟子注疏》非孫奭所作，其作者大概是福建某地一位姓徐的鄉村教書先生，後人把徐某的作品改頭換面強按在孫奭身上，遂使《孟子注疏》成爲偽書。

人們不僅考證了此書是偽作，而且對其內容也做了相當嚴厲的批評。朱熹認爲，此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祇纏繞趙岐之說耳」（《朱子語類》卷十九），這是從注疏體例的角度加以批評的。「疏」是注釋工作的專用詞，即所謂解釋經義曰注，疏通傳注曰疏。疏的任務是專門解釋注的，有的偏重於名物制度的考證，有的偏重於義理的解說；對注釋中所引的典章成語要指明出處，對注釋的錯誤要加以辨證，總而言之，「疏」是爲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和注釋服務的。而《孟子注疏》則沒有起到這個作用，它祇是圍繞趙岐注加以敷衍，對趙注涉及的名物制度，或不予理睬，或做了錯誤的解釋。如果嚴格按照注疏形式要求此書，確有許多不合體例之處，所以受到了朱熹的批評。《四庫總目提要》對此書的評價也很低。說它的疏全都是「敷衍語氣」，就像「鄉塾講章」一樣，「至岐注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四庫提要》還舉了一些例證，來說明此書之陋：「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仇，此誠不得其出典。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舛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贍爲求全之

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贍事實見《說苑》，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非禮之禮」條見《孟子·離婁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趙岐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孟子注疏》既然是趙注之疏，就應該說明趙注所引典故的出處，並加以考證，但此書對趙注的出處全然不知，也全然不理，祇輕描淡寫地說：「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這就無法使人瞭解趙注的含義。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解釋此條就頗爲詳盡：「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陳質疑是莫贄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魑，盍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

同。」則藉交即借交也。』焦循不僅注明了出處，而且詳加考證，既符合疏的體例，又對讀者有很大幫助。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偽孫疏的質量實在不能與焦循疏同日而語。

偽孫疏中像這種不明出處的情況，充其量不過使讀者不知所以，似乎問題還不大，但其中有不少地方把出處搞錯了，這就容易貽害讀者了。《四庫總目提要》所舉尾生和陳不贍事，即是其例。《離婁上》：「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趙注說：「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懦之毀者也。」偽孫疏說：「尾生與不贍之事，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其實，尾生事見於《莊子·盜跖篇》、《戰國策·燕策》、《史記·蘇秦傳》等書，其祇云《史記》，並非原始出處，又不引具體篇目，對讀者毫無幫助。陳不贍事則見於《左傳》和《新序》，《史記》中並無此事。段玉裁《經韻樓集》有《補孟子疏》一篇，考陳不贍事頗詳，其說曰：「若陳不贍，即《左傳》之陳書也。哀十一年《傳》曰：『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獲陳書。』考陳書字子占，占、贍同音，劉向《新序》作『陳不占』。卷八《勇義篇》曰：『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果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

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三書同記此事，《左傳》聞鼓不聞金，如其言而死。邠卿云：『聞金鼓之聲，采自他書，不明晰。《新序》與孟注合，但謂齊莊見弑時誤耳。』又《長笛賦》『不占成節鄂』，李注引《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御者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如是，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今《韓詩外傳》無此，李所引與《新序》大同。』孫《疏》即使不能考證得如段氏之詳盡，也應在指出其出處之後，把事情之始末敘述清楚。但因他連此事之出處都不知道，就更無從言其始末了。像這種不明出處、不引證資料說明注義的情況，在此書中比比皆是，茲不一一列舉。

另外，此書中還有不少釋義錯誤。清代馮登府《論孟子疏書》舉例說：「又如萑稗則指爲禾中之蒞草；莊岳則失證齊國之街名；以杞妻爲姜女，時代相懸；以羊棗爲貳棘，物類未晰；二女之果爲實，不取《說文》；四肢之字通枝，未申趙訓。此皆淺陋違理之甚者。」因此，無論從注疏的體例，還是從注釋的內容看，此書都不是一個好的注本。但是如果換個角度，把此書當作《孟子》的通俗講疏，還是有些可取之處的。至少此書對《孟子》文義做了較爲通俗的解說，儘管這些解說沒有什麼精到見解，但大體上看還是較爲平正

通達、清楚明白的。所以此書對讀者也不謂無益。

盡管此書是一部質量不高的偽作，但早在南宋時就已立於學官，大概因為此書是宋代最先出現的疏解《孟子》之作，而且體例也較為嚴整，與唐代出現的五經注疏相類，作為經注之疏，恰好成龍配套。因此書久立學官，所以影響很大，在孟子學史上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此書歷代刻本甚多，都是與趙岐《孟子章句》合刻刊行。今所能見到的較早刻本有宋刻元修本（繆荃孫跋）、元刻明修本、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注疏》本、明叢書堂抄本。此外還有《四庫全書》本、《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四部備要》本。這次影印用的是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用文選樓藏本校定清道光六年重刊本為底本。目前最流行的是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本。

這裏順便說一下，《孟子注疏》讓孫奭枉擔了虛名，而且名聲頗為不佳，但實際上孫奭對《孟子》很有研究，他奉宋真宗之命，與別人合作寫了一部《孟子音義》，是孟子學史上的傳世佳作。《孟子音義》凡二卷，全本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形式，以詮釋字音為主，間或有些字義的解釋。它採納了趙岐的分章方法，把全書分為十四章，再把每章中需要注音的字錄出，以雙行小注的形式，用反切注音。所注之音包括趙岐的《孟子題辭》、《孟子篇叙》和《孟子》正文，共一千二百零八條。此書既是研究《孟子》古音和中古時期音韻係統

的重要參考資料，又是研究《孟子》古注和校勘資料的重要書籍。它反映了從上古到中古的某些字的音讀變化，頗有價值。另外，此書還保存了唐代有關《孟子》著作的部分資料，如張鎰的《孟子音義》、丁公著的《孟子手音》、陸善經的《孟子注》等，久已亡佚，都賴此書的大量引用才得以保存。所以此書在資料上的價值是其它書所不能替代的。

下面談談朱熹的《孟子集注》。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理學思想的精華薈粹，其中的《孟子集注》既是朱熹研究孟子的最高學術成就，同時也代表了宋代理學研究孟子的最高水平。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滄州病叟，別號紫陽。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縣），生於南劍州尤溪（今福建尤溪）。長期居於福建，講學於考亭，後人因稱其學派為『閩學』或『考亭之學』。高宗紹興十八年，朱熹十九歲時登進士第，此後歷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知漳州湖南安撫，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卒後九年，即嘉定二年，賜諡曰文，稱朱文公。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從出仕到逝世，凡五十年，僅為官十年，立朝四十六日，其餘四十年全部用於潛心研究學問和講學授徒，因此他的著作甚為豐富，可稱得上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了。